

T 2550/1166m (18)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30 1955

賈鄒救路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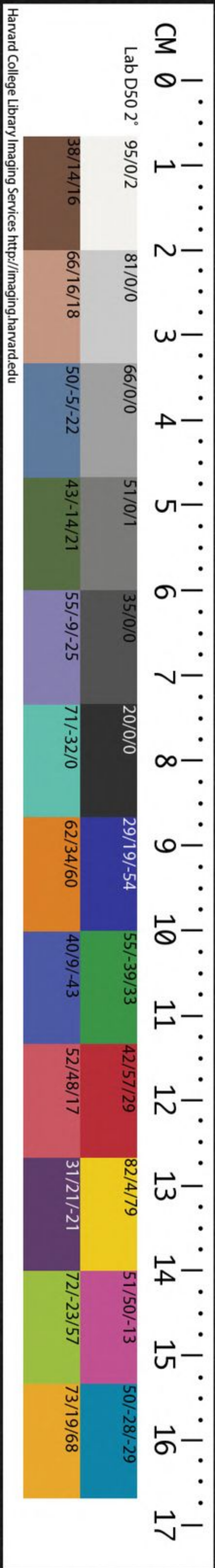
景十三王傳

竇田灌韓傳

李廣蘇建傳

漢書

卷之五十四





漢書卷之五十一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



不他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魏時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

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常給事潁陰侯，為騎。師古曰

不專精也醉者不難也。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

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

單韋為帶修身于內，成名于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

無節也。

山之書深  
治體不  
在于說



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

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諱，字與呼同。秦非徒如此也。

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于別處置之，非常所

居。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于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

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此號阿房也。近也。八尺曰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

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

騎馳騫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

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

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也。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斬反。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

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領徒以役作也。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

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

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被以珠玉，飾

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翠，色赤而大，于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



以上三言  
皆文帝所  
行者豈用  
山言之力  
耶

也。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于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蓬。穎蔽冢。而託葬焉。師古曰。穎謂土塊。蓬

音日。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

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

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

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

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

曰蒙冒。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狃

犯也。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

反。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

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文王之

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

力。師古曰。芻。刈艸也。蕘。艸薪也。言執賤。此周之所以

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

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萬鈞之所壓。無不糜

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

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

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于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

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

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



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

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警誦詩諫公卿比諫李奇

日相親比而諫也或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

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

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

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醕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醕者祝餽在前

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餽字謂食不下也以公卿奉

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

日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

讀日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

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

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方并萬國

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

之固大小之數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

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于陳涉地奪于劉氏者何也

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

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

也謂借人力也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

賈鄒枚路傳



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求○  
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以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以自

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

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凶○罪○而○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

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  
如淳曰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理天下過于堯舜也

也○  
縣石鑄鐘虞師古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

獸○之○名○謂○鐘○鼓○之○材○  
師古曰篩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篩以竹篾為之篩

篩○為○此○獸○虞○音○鉅

音師徒音山爾反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

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以為子孫基

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

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

曰復重也音扶日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

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

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

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

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

數用何也勢若貫珠

古今第一



以道諛。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諭與倫同。比其德，則賢于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譖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天下未嘗亾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于其臣

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

師古曰：亡，心實憂念之。

為禮節也。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

之服，錫衰麻經。

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

音工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

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

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

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于後世，而令

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

師古曰：術，圖亦作述。

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

皆訢訢焉。

師古曰：訢，讀與欣同。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



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

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解讀

日毆與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

音式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于政矣。陛

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

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去諸苑

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

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

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御發府金賜大

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下髮。賜之中。憐其

每讀漢文  
治績使人  
低則終日

文帝之治  
西漢之隆  
讀書以用  
世者且一  
旨想

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師古曰衣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

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于它時。而犯法者寡。衣

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

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

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攘

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

與之。日月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太業。絕天下之望。臣

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臣不

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

行莫書 卷五十一 賈鄒收路傳 七



文帝深于黃老此言斷不相入

先王之道

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也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于古法故特云

用夏歲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師古曰言乃古者大臣不媿師古曰媿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

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媿也音胡電反大臣不

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日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

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則羣臣

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

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

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

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

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

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

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

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蒚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十五伍開章

反師古曰以其所上對以為錢者亡用器章下詰責師古曰

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干

高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

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

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

數事深切治機真至



撫床而欲  
言者三

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于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彊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虔是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

不見伏菟。

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目反。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

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于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六齊，望于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復還得河間。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城陽顧于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主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更以二郡主之。章失職，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子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

下子凌本作王



師古曰三子為王謂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

淮南衡山濟北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忿不能為吳也

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胡馬遂進窺

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

越為吳難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

不可恃也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

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

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

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

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

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

故諺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

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臣聞交龍襄首奮翼

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

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襄舉也聖王底節修德則游

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曰底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

慮如淳曰改易精思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飾固陋

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

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

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聽

也說讀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索瓦

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鵬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

自大鳥而鷙者耳非鶚

也象古累字鶚音愕

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武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力鼎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衺服盛

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在邯鄲核音州縣之縣也而淮南連山東之俠死。

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淮南連山東之俠死。

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俠死。

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

歿于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曰諸謂專諸貞謂故願大王審畫而巳。

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巳。

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師古曰畫始

立以天下多難故乃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

寒心戰慄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

褒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

褒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深割嬰兒王之。

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

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師古曰或壤子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管灼曰

說也是也壤子王梁代。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

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益以淮陽

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

率什濟北。囚弟于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

也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于雍者淮南王長有罪

見徙死于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

勸王共反師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

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

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

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

遺嗣不可期于世矣。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

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

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

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

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

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

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

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

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

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

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

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

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

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

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

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

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

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

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

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



水章邯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

兵不留行收弊民之

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

則荆王以失其地也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

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于國家皆無危險之

慮也師古曰言漢朝之安諸侯不當妄起邪意應說是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

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于是鄒

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

人有智畧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介于羊勝公孫詭

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廁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

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容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

窮忍夫

索師古曰索音力瑞反廼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

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管荆軻慕燕丹之義白

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于秦始皇遇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口也如淳曰白虹兵象

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

白食昂義亦如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

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

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于天故太白為之食昂

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于歷之也如淳曰

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

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欲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管玉

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刑其左足至成玉時李斯

抱其璞哭于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也

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

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

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為後後猶下也

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臣始不

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

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識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

與不知也故樊于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張晏曰于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與荆軻往師

古曰之往也藉殺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郤齊而存魏

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

累遂自到也夫王奢樊于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燕魏也

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于志慕義無窮也是以

蘇秦不信于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于秦不出其信于燕則出尾生之

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

軀故以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

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

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湯為勝等  
所謗故反  
覆稱引古  
人之孤獨  
者以感動  
季王

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孟康曰馱馱駿馬也生七

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白圭顯

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曰鈇馱音決馱音題白圭顯

于中山師古曰以板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于魏文侯文侯賜

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于

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司馬喜臙腳于宋宰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

睢拉脅折齒于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以國陰事告齊

乃掠答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此二人者皆信

秦為相封為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于

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是以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計也音獲

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水溢出

為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

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洧河有雍雍音于龍反服云雍

州之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師

非也容于世義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師古曰

寐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

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也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胛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

之以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胛脛也薄止也胛

音下諫反音莫幹反此二人者豈素宦于朝借譽于左右然



文字從橫  
恣肆摠不  
比二語

離豈惑于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

孫之說逐孔子

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栢子也各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栢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蓋栢子故使定

公受齊之女樂欲吟去吼乎也宋任子冉之計囚墨

翟文穎曰子冉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

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

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秦用戎人由余而伯

中國師古曰伯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謚

也此二國豈係于俗牽于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

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並觀所見齊同也故意合則胡越

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

蔡是矣

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

之明後不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

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薈

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愆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

也師古曰悅封比于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師

古曰武王克商反故功業覆于天下何則欲善亡歲

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

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祛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却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

鉤而用何則慈仁殷勤誠加于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率車裂之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

聞處官久者士如之祿厚者眾怨之位尊者君恨之

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于楚之士眾何也叔敖

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於陵子仲

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人也

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于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

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于陵子

仲楚三聞其賢使使著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

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師古曰無則桀之犬可

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

音火規尺終與之窮達無愛于士師古曰無則桀之犬可

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出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

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殺聖王之資乎然則

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

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

王子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

見慶忌以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

湛族之說不知陽所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閣投人于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

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蘇林曰柢音滯張晏曰柢根

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夫輪囷離奇委曲盤戾

力爾反奇音于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

刻加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抵怨結而不見



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

玉耳音支適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

也音支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

也音支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

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

於當世之君師古曰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

矣師古曰襲重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張曼曰陶

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于天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各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

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

奪乎衆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故秦皇帝低

中庶子蒙之言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以信荆

軻而七首竊發師古曰七首短劍也周文王獵涇渭

載呂尚歸以王天下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

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

何則以其能越學拘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學獨

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帷廡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解侍使不羈之士

與牛驥同皂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

謂歷曰卑卑音在卑反此鮑魚所以憤于世也孟康曰周之介



焦然時之不用已采蔬于道于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于洛水之上蔬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

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古也故里名勝毋曾子不

入師古曰曾子至孝以勝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

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今欲使

天下寥廓之士籠于威重之權脅于位執之貴回面

汙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汙不潔也音一故反或曰汙曲也音一胡反

而求親近于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

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

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

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

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盜等皆建以為不可師古曰

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盜上疑梁殺之使者

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

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齋

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于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

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口難哉

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

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



怒守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  
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疾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  
 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塵脫  
 死如毛毳耳師古曰塵少也言纔免于死也塵音巨刃反故事所以難者  
 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陽曰鄒魯守經學齊  
 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  
 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  
 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  
 以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  
獲蔽也

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于心曰  
 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  
 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  
 臣非為長君無使令于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  
 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  
 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  
 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

師古曰怫鬱蘊切齒側目于貴臣矣臣恐長君危于積也怫音佛

索卵師古曰索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

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陽曰長君誠能



精為上言之。得母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于太后。太

后厚德長君入于骨髓。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如淳曰太

后宮及帝官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又有

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

之。管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

之于有卑。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于兄弟。無

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曾公子慶

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

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于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

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

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春秋以為親親之

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

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于二叔而豫殺閔公齊

夫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而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以是說天子。徼

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

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

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

嗣。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此議者耳

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

王曰。師古曰攬音俱廣反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

前漢書 卷五十一 賈鄒枚路傳 下



說而不用，成未晚也。公孫瓚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

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

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權不足以自守。

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如淳曰：非

計欲以為亂逆也，但畧權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

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

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自全，故墜言于吳也。雖

墜言于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昔者鄭祭仲許宋

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

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

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

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于大鄉使濟北

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則吳必先歷齊

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

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

兵，毆白徒之衆。師古曰：練，選也。毆，與驅同。白徒，言西

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無

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

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

爭疆，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

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于上，脅肩低首，繫足撫



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黎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于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于淄川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逾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千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

鄒陽枚乘俱有石器又能正諫非徒以文見長者

文能錯綜利害雖多奮語自然流麗

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于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問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于禍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于上天變所欲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



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敵盡不出反掌之易以居

泰山之安而欲乘案耶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

所以為大王或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

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

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

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

而已不絕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

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

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

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

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缺斷

井幹也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

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

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

矣統綆皆音綆缺契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

皆刻也音口計反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

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于石合而稱

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以至石稱丈量徑

于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

而拔師古曰如蘖言若蘖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孤音莊交反據其未生先



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礱，柔石也。厲，阜石也。皆可以磨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繁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

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

乘復說吳王。○劉沒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

又邛笮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笮之塞，益如其非。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

北備榆中之闕。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笮之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六國乘信陵之籍。

夷也。音力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無忌嘗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

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

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

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

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于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

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

則于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

警于漢。李奇曰：警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

李奇曰：警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

李奇曰：警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

李奇曰：警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

李奇曰：警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



鋒接必無事矣。

師古曰蚘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蚘音芮又音人悅反

天子聞吳

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

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

今

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于天下而

功越于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

隱匿之名而居過于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

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于道其

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師古曰言漢此時有二十日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

入乎天子猶不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

如吳之富也。

海陵之倉。

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為倉也臣瓚曰海

陵縣名也有吳太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

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

玩好囿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

服虔曰吳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幸

昭曰長洲在吳東

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張晏曰曲臺長安臺

臨道上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

深壁高壘副

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

師古

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

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

師古曰十

分之中可與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

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

也師古曰鄧通以

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

權船為黃頭郎

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

師古曰饜

古餉字。

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

此時安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待出兵及



不負其約。

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

齊王殺身以滅其跡。

晉灼曰齊

孝王將聞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樂布聞齊初與

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

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

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

四國不得出兵其

郡。音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

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鄲寄圍

趙王于邯鄲與囚無異。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

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

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

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

是未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

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

也。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

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張韓將北地

安國也時皆住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

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

家子也張羽韓安國弓高宿左右。版虔曰韓頌當也

不將漢兵如說非也

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吳根道師古曰宿兵不得

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于吳軍左右也

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

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

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

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

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

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

師古曰蒲輪道

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臯臯字少

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

可漢書卷五十一 賈鄒枚路傳



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

王師古曰共王名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

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家室

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

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

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李奇

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謾以故得

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適得皇子羣

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祿祝

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禘高禘求子之神也武帝受

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

以戒終師古曰令慎臯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

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

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蹙鞠刻鏤師古曰蹙足蹙

之中實以物蹙蹋為戲樂也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

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

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

嬉東方朔如淳曰嬉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又自詆

賈鄒枚路傳

前漢書卷五十一

三



棋其文歌。歌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歌古委字也。歌音被。歌音猶。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

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

聯次。削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

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

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

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

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

師古曰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

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

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

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

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

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

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

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

言語文章。妙在救時。溫舒一書。正在武宣之間。乃是鑊湯爐炭中現出一片清涼世界。若在元成之際。便是以水濟水。毒藥腐腸。讀者如執此一書。為千年一定之規則。此書反索然無味矣。



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

寒

切言皆鬱于胃，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饒塞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劉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劉，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



則樂生痛則思死。種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

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吏治者利其然。則指

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

中也師古曰郤退也畏為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

上所郤退郤音丘略反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善

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

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不顧國患。此

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

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此皆疾吏之

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故法亂正。離

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

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

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

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

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于汗濁。人君之

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后。唯陛下除誹謗。以

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

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

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

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內史舉溫

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



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師古曰求

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事下度遠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

狀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久之。遷臨淮太守。

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

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

十一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

所謂涉三七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

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滅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師古曰

孫達魯大夫。滅哀伯也。桓公取郟大鼎于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

諫之。以賈山自下。劓上。孟康曰。劓。訓。劓。切之也。蘇林

德也。鄒陽枚乘游于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

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

孫為大官不



前漢書卷之五十二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喜賓客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

景卽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

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太子

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

道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

以得傳梁王太后繇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

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

竇田灌合傳漢言益以韓



亦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

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召入見固讓

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

孫寧可以讓邪廼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

益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音侮軍士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

副謂裁量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

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

口栗姬之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

故曰栗太子

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辯士

說莫能來梁人高遂廼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

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

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

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對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

支其字從衣有如兩宮爽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

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廼起朝請如

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合口也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

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魏其愛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

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

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

帝不獨知魏其具知相臣之體



今俗言薄沾沾喜音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

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

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

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言末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

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維家書兼儒墨名法

者也管灼曰案藝文志孟說是也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

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

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

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多薦人

也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

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

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

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迺以

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平曰君侯資性喜

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師古曰兼容謂不嫉

其怨也惡人令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

福反復小人也懷奸挾知而游于二相之間始矣况二相皆無深識者乎



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

為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

也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以興太平舉

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

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

黃老言而嬰蚡趙主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

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

母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迺

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相至侯許昌

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

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言

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

音胡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

不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

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

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于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久故

云富于蚡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

也喻其輕薄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

也言以尊貴臨之皆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

蚡為相衛霍為將皆以武帝能管人吾不



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

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

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

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

鄉自坐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以為漢相尊不可以

兄故私橈師古曰橈音女教反繇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

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

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于道師古曰屬連及前堂

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

也師古曰蘇說也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旌表士眾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

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寶太后

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師古曰驚唯灌

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

人得幸因進之師古曰進薦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

為灌孟師古曰蒙冒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

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

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志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

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



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于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

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已善也及出壁門莫敢前

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

也讀與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嚮

也音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創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

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

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迺言太

尉太尉召周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賴陰侯

言夫夫為郎中將劉敞曰當云中郎將也數歲坐法去

疑中郎將

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即位

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

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

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

曰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

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

使氣不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

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

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于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以

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



必也謂一言許人必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

信之也喜音許吏反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橫潁川師古曰橫音

亦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

曰深怨嫉之夫家居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

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實嬰失執亦欲倚夫引

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

通也孟康曰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

古曰孟說近之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

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

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

前却為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

根格重嬰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其游如父子

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

過丞相蚡蚡從容曰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

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適肯幸臨况魏其侯師古

賜夫安敢以服為解師古曰解調辭之請語魏其具

也師古曰具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蚡許諾夫

辨具酒食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

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

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曰夫以服請不安師古曰

也也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殊無意往



夫至門，蚡尚臥也。于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

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蚡夫

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蚡不起，天徒坐。

語侵之。師古曰：徒坐，謂後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

夜，極驩而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驩，喜也。

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

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師古曰：謾，猶

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

聞嬰夫寔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誣之。蚡

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與

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繇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

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

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

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中間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為

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燕女。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

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

得罪，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

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

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夫行



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

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師古曰：如說近

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嘻，強笑也。音許其反。時蚡不肅。師古曰：不為盡也。行酒

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

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曹兒，喑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

猶言兒女輩也。喑，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

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

令廣何地自安處。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

晉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

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也。

戲為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

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

令謝。師古曰：徒其拜也。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

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今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酈食其傳。召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劾灌

夫罵坐不敬。師古曰：于大坐中。罵，詈為不敬。繫屬室。師古曰：屬，少府其

後改名。曰保宮。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

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



費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

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

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廷

師古曰相逆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

無所恨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

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懼避也不令家立召入

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

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嬰東朝盛

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師古曰誣罪之蚡盛

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度

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

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

也者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

腹誹而心謗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仰視天俛畫地

欲作反事也師古曰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

傍視也辟音普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

本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下有變謂因臣

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師古曰瓚說為是

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

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

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



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以誅也魏其

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

賴川轅轅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轅轅謂蹈踐之也轅音凌轅音郎擊反此

所謂支大千幹脛大于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丕靡反丞相

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

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

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

曰駒者駕者轅下局趣蹙小之貌張晏曰俛頭于車

轅下隨母而巳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

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即罷起

入下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太后

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下令我百歲

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此比魚肉而食噉也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此特帝在即錄錄

師古曰錄錄言循眾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

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

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

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

謂共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

嬰無官位版綬也首鼠前一却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

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

實田灌韓傳



許吏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于天子也

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

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魏杜門齧舌自殺師古

曰杜塞也齧齧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

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于是

上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所言灌夫

願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

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空論上師古曰論

說其事而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

言于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

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謂天子也

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赦嬰家丞封孟康曰以

家丞印封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遺詔也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即陽

病癢不食欲死師古曰癢風病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

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

誹謗之語也臣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蚡

口無根而至也至恐遇赦贖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謫服謝

罪晉灼曰服音酌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酌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謫

古呼字若謂啼為謫服則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

謫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侯與灌夫共守筓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

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盼為太尉迎安

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

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

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盼特為太

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

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

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

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

繇此顯梁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

戲僭于天子師古曰僭擬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

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

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為人子之牽

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唯音子容反

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

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

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

實田灌韓傳

卷五十二



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

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趕，入言警。師古曰：趕，止行

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趕，入言警者，互舉之耳。車旗皆帝所

賜，即以媵鄙小縣。服虔曰：媵，夸妃也。晉灼曰：媵，音折

之好。羅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音。音是也。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欲夸

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

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

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

之言，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

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

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由此顯

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灰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漢使

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

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

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讀如本字。卒

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

讀曰：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

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廼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劉

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廼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

之。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

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泣曰：「主辱

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

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

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

與猶言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

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

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姬。

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毋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

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垣，垣徵自殺也。何者？

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

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

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戌。犯上禁，撓明法。師古曰：撓，曲也。

音女。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

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

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

「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

實田灌韓傳 卷五十二 五



曰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卽

位。師古曰共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

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

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太

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

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

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大行王恢

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

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

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遷

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

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

罷。師古曰罷虜以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

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于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

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

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

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

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聞之。師

曰竟讀口境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

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臣聞全代之時，服

也致其計

也致其計

也致其計

執



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北有疆

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

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

倉廩常實師古曰樹殖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

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

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

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今恐懼也臣

竊以為擊之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鞬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

馬示開暇也投積其鞬若營壘也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

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

心而寬大其度量也

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

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

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

文寤于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又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

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

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

目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

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

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

休心妙



國樞車相望師古曰樞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樞送致其喪載樞之車相望于道言其多也樞

衛音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

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

祖廟也占問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

師古曰與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

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

疾悍亟之真也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

電師古曰焱疾風也音必遙反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

弓逐獸隨艸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

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

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于風聖人因于時昔

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

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闢以下亦同隴西北

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

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于河置

邊燧然後敢牧馬師古曰燧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

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

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

師古曰留止也若果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言無所礙也



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

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覆

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方

日反墮音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

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

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

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

為功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衡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至後利不至千里人

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也遺音弋季反

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

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

日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

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

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

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

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

壹為間師古曰間音居竟反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

虬



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

聶壹廼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

為信師古曰視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于是單于

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當是時漢伏兵車

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

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

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

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

于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

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

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

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

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

師古曰抵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于是下

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

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

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

撓屈弱也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

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

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



者。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

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

重人衆也。古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于

是恢聞。廼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

師古曰。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于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者

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于已者。于梁舉壺。遂滅固。

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士亦以

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

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于國政也。安國爲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

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蹇也。上欲

用安國爲丞相。使使視蹇甚。廼更以平棘侯薛澤爲

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瘡復爲中尉。歲餘徙爲

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人

邊。語在青傳。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

匈奴遠去。卽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請佃治田也。音與田同。

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人入上谷。漁陽。安國壁廼有

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及

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

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

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旣斥。疏將屯。又



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迺益

東徒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太史遷等

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倚欲

以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

馳人吳軍欲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

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師古曰蚡負貴而驕溢師古

也特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藉福區區其

間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擊

而顛墜李奇曰陵夷以憂歿師古曰陵夷即陵遇合

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師古

自巳為之非由命也

前漢書卷之五十二 終

卷五十二 竇田灌韓傳

七



史記作五  
宗世家以  
諸子同母  
有五也

前漢書卷之五十三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

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師古曰闕音烏曷反程姬生

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

法云好更膠西於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以為謚賈

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

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

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十三王中  
河間固為  
卓然中山  
淵塞尤不  
可測其他  
淫賊入識  
田中不宜  
落一字也

真能好書  
諸矣

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從民得云求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

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

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周

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

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

中也造次謂所嚮必行也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被音皮義反造音于到反

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

得事之中師古曰中文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他皆類此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

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宜諡曰獻王

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領諸為諡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

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

剛凌本作園



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其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  
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  
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  
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  
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  
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  
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歿。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  
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  
故置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  
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

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

郡。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

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墺地為宮。師古曰墺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

傳。上徵榮。榮行。祖于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

之子纁祖好遠游而歿于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

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

尉郵都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薄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

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

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



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

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為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子

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遜與去同。

循言貪。蓄也。唯恐不足于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

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

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

都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都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

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

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

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

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

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

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

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

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

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

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聖室之次也。召易



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

音泥淖師古曰蘇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淖

說音女教反也。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

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與得立具知

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

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

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

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遺徵臣書曰：

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後建使

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太后泣謂吉歸以

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

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言吾為

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

謂退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

船。師古曰覆音芳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

讀為陂雷陂陂名其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

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

死。師古曰不救止官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

鼓。師古曰入子姬妾官名也或置樹上，父者三十日，

乃得衣，或髡鉗以鈎杵舂。師古曰鈎者錫之不中程，



此種獸行  
何必錄之  
簡刪史臣  
無識

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建

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

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疆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

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

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

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

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建亦頗

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

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

大夫疾者中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

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

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

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蘇

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繇細葛也臣瓚曰荃

香艸也師古曰服瓚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

字本作經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簞布之

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

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犀甲翠羽暖熊奇獸數通

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及淮南事發治黨與

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

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

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建時佩其

言欲反也



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

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師古曰索

也搜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

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

道雖桀紂惡不至于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

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自殺后成

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

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

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奉賜王後莽

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盜又陰痿師古曰盜

古庚字賊盜言其性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

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

法師古曰數音所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為滋甚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

一為少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

古曰比類也端心慍遂為無訾省錄也師古曰訾訾

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劉奉世曰府庫壞漏

無訾省猶今不藉賴忿故為此顏失之府庫壞漏

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徒師古曰不收又令

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

變名姓為布衣之宅國師古曰相二千石至者奉漢

漢家封建選制諸王子但知富貴而不知



有禮誼厚  
之遠所以  
禰之讀景  
十三王傳  
而知貽謀  
之跡景帝  
不慈

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

詐究變。師古曰疆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

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

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

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

恭謂便。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

辯也。中傷也。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以治。則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

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

至之舍。○宋祁曰。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

迺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

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

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買入權會。韋昭

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

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

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入多於國租稅。以是

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

治宮室。襪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

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



曰督視常夜從走卒行微耶鄆中師古曰微謂巡諸

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耶鄆師古曰使謂京師

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

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眾師古曰椎

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

發吏率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

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以贖丹罪上不許

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師古

曰慮音廬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

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

漢帝語漢諸侯王亦

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

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宐君

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

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

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

王克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

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

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

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

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

尚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九



為樂作樂之人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秦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

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

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

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

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次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笞服

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

對既文彩  
足以聳聽

而又乘機  
合節所以  
諸王俱受  
其福

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

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歎。師古曰繁累

字累重也歎歎歎也音許既反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歎歎之聲則悲思益甚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

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于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于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為號

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毋或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

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

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于邑短氣今臣心結日

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



妙幼妙夫眾煦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

音匹遙反也。劉奉聚蟲成雷師古曰蟲古蚊字雷古

也。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是以文王拘于

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

也。為延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叢輕折軸羽翮

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今車軸毀折而紛

驚逢羅潛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

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

明月曜夜蟲蟲宵見師古曰宵亦然雲蒸列布杳冥

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拂亦布散何川

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壅雍

反易讒言之徒蠹生師古曰蠹生言衆多道遼路遠曾

莫為臣謂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

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

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于今羣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也莩葉裏白皮也

喻于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葉裏白皮也皆取

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莩音孚張言葉裏

白皮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鄙骨肉冰釋

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斯伯奇所以流離

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

數語亦不  
無漢公卿



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

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詩云我心憂傷

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怒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

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

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臣之謂也其以吏所侵聞于

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加

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

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

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

呂嬖諛曲  
逆于太后  
曰平日飲  
醇酒戲婦

師古曰好內耽于妻妾也樂音五教反

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

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

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

何以稱為藩臣四十四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

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

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

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

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

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

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劉

曰此倫勃廣德王廣川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

女可閔口  
益甚太后  
乃心獨喜  
信陵君再  
以敗廢遂  
日夜為樂  
從古有作  
用人作痴  
兒行事其  
救其生于  
酒色場中  
斷不肖以  
才知為疑  
忌之府此  
方是真才  
大知何者  
小才知人  
斷無此降  
伏其才知  
力量中山



此種識  
力不可輕

者

唐兒一段

奇緣乃遂

為光武發

祥之祖史

遷謂妃匹

之際無如

命何真有

莫之為而

為者在

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  
德者誤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有誤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

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

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

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以孝景前二年

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

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褒小舉手左右失其拙上

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

陵侯陽益焉二十八年薨子戴土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

王鮒鮒嗣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十七年薨

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古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

十六家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

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滅其官屬所以販抑之三十四年薨

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

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曾人嗣王

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

嗣師古曰謚法曰蔽傷善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

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

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

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

何意書

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傳

三



子明孟康曰彭祖子明名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

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

敬請擊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

惠王于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

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

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

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

也荆卿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

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

恐人類中必無此種情性豈蛇豕豺狼之精現為國家之妖孽者乎

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刃師古

曰衷古衣袖字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

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鍼刺也鍼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

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歿昭信曰兩姬婢且泄

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

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胡電反獨可燔

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

卿為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

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

也華盡取善繒旬諸宮人師古曰旬乞遺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

也華盡取善繒旬諸宮人師古曰旬乞遺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



望卿不能滅我愛

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

設聞其淫我亨之

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

其傍

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

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

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

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

孟康曰嫖

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謀屈奇起

自絕

師古曰屈奇異也屈音其勿反

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

怨

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

使美人相和歌之

去曰是中常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

歷指郎吏臥處其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

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

曰更音工衡反

令諸姬各持燒鐵其灼望卿望卿走自殺并

歿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

師古曰代檠也椽音竹角反杙音弋

割其鼻

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

師古曰令我恐畏也

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

師古曰靡碎也音靡其下亦同

與去共支解

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

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

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

刺方領繡

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

領上刺作繡黻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



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

燒刃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

支解以棘埋之諸幸于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送

師古曰逆逆也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

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敖謂遊戲也使

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

籥于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

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弟鬱憂哀積師古曰上

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師古曰崔隤猶言蹇也崔音干回反隤

類願棄軀歿無悔令昭信擊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

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

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

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去益大逐

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

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

贏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彊劾繫倡闌入

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修靡

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

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煑即取他死人與都屍并付



其母

師古曰次下求其死亦同

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

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

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

本始三

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

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

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

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

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

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

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

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

當伏顯戮以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

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

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

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

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

畫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

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其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

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瘡

為廣德王

師古曰隄音丁奚反瘡音愈

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

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

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

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戰守備

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寄

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

下有常上王云天子意自傷發病而歿不敢置後于

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

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

王春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

賢立十五年薨謚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

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

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

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

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

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

愛姬生長男梲蘇林曰音奪師古曰梲以母無寵故

亦不得幸于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



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

后以妬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妬也媚音昌輒歸舍。醫進藥。太子

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

憲王雅不以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與財物

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

收恤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

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

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

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逮張騫也

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也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

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修。上曰。修素

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

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

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

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的孽惡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

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

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

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出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

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

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  
 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  
 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計遠反相內史不以聞  
 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  
 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  
 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  
 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  
 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  
 以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

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  
 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  
 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  
 獻王近之矣

前漢書卷之五十三



前漢書卷之五十四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合傳  
讀之可壯  
心魄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

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

大人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

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

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

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  
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



不得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

賞也。泣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李廣材氣天下

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謂競勝敗也。確音

角。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

從廣。服虔曰：內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

騎從。史錄：張宴曰：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

也。從音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起也。音奏。廣曰：是必射鵬者也。文穎曰：

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鵬，大鷲鳥也。廣乃從百騎往

馳三人。師古曰：疾逐之。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

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

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

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

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

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

我擊。師古曰：不我擊，我者不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

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

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

曰：示以堅牢，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

廣上馬，與才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

處。

李廣蘇建傳



掃人程不識一節以形廣治軍之畧妙在兩驂並舞錯雜成致程李之優劣即史漢之優劣也太史公嘗預知百年後有班椽之筆如程不識者乎

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于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較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于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就善水艸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音頻面反其下亦內不擊刀斗白衛孟康曰刀斗以銅作無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刀斗今在榮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鉞無緣師古曰鉞音譙郡之譙溫器也鉞音火玄反鉞即鉞也今俗或呼鉞

姚 鈔音 莫府省文書

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

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堯獲帝就拜大將軍于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于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卒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歿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



史記推墮兒

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今日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陽歿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也

廣候處在殺尉

補史記所闕是

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疆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于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振旅撫師以征不服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以征不振則萬物伏師古曰是以名聲暴于夷貉威稜憺乎



詔語嚴重  
深得駕御  
牙臣之法

鄰國

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憺音徒濫

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

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指將軍其率師東

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屬右北平李奇曰以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

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

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

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

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

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

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

中百虜率為侯者

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言于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

也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

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

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

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

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

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

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

師古曰服音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師古

摹寫廣治  
軍將思千  
年少見



曰言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師古曰巡部軍中服其

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去漢

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是時廣軍幾沒師古曰幾罷音鉅依反

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十賞

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

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

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

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名聲出廣下

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

此段委世  
傳寫廣之  
才氣無雙  
數奇不偶

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

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材能不及中

師古曰中謂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

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廣曰吾為隴西

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

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

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

分其戲下戲讀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

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緩臂通局也或曰

似當為緩臂師古曰國風菟爰

史序前

卷五十四

李廣蘇建傳

六



之詩云有菟爰爰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亦緩意其義兩通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師古曰呐亦訥字與人居則畫地為軍

陳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

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

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

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廼

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而令廣并于右將軍軍出趣也音奏

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

執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

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

始勝冠即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歿單于師古曰言

在戰陳師古曰并合也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如淳曰

取單于師古曰并合也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如淳曰

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劉奉世曰

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按青去病

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

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劉敞曰莫府乃

廣之前將軍莫

以大將軍之賢竟此故與廣成隙直數奇也



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數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難而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在也。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不肯去青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而色形于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令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惑失道。後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口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乾飯也。糒。注：滓酒也。糒。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

帶性負才  
之入能  
車天子貴  
倖臣身不  
免奚但不  
疾

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

道。吾今自上簿。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吏。令上

簿。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到耳。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

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

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

皆為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

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媽音偃。

當戶擊媽。媽走。于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為



代郡大守皆先廣歿。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廣

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

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

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椽反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驃

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

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

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歿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

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

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

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

餘，去病歿，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于

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

應。言思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

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纜，欲刺虎。師古曰落

與絡同，謂當時纏絡之而下也。纜，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

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

亡從陵，下吏歿。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

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

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



武帝以李夫人之故欲侯貳師遂不惜國之良臣以殉之更疑史遷為阻貳師復腐之此與秦穆之殺三良何以殊哉

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于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官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師古曰扼也命中者所指各處即中之也扼音厄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待內反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

數徵已見

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有所不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地今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郭師古曰郭者塞上險要之處住在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郭蔽而向敵也遮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覘虜即亡所見



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

公孫敖所築。休息。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也。謂驛騎也。所與博

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具以書對。陵

于是將其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

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

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

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

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

聲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

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

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

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

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將兵戰

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

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罷鼓音而不時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

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

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

輦  
非徒出脫  
陵實為子  
張鳴寬也



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關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也。師古曰：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其言陵軍無後救。

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

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

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

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師古曰：鞮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

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

師古曰：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

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士

廣數奇足 留千古英 風陵數奇 遂成千古 遺恨武數 奇遂表千 古峻節士 不妨數奇 顧所樹立 何如耳



可思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奉衣

師古曰此說非也便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

耳師古曰言一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矣軍吏或

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

矣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于將軍乎陵曰

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于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

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

即謂矢及矛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

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

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斤期至遮虜郭者相

也時冬寒有水持之以備渴也

少不

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

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歿陵曰無

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

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

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

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

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

急師古曰殉營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

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服虔曰媒

欺也孟康曰媒酒教蘖麴也謂釀成其罪誠可痛也

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

李廣蘇建傳



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師古曰輜踐也音人九反

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

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類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

字與秦同音去冒白刃北首爭歿敵得人之歿力雖

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

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句彼之不歿宜欲得當以報漢

也師古曰言欲立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

兵師古曰財與纒同謂淺也僅及陵與單于相值而

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

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

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強弩都尉路博

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

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

杆音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

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于

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

愧師古曰恥其不能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

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

負于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

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

復媒孽其

此後嘻嘘  
悲慟不堪  
讀矣



卷之四  
李廣蘇建傳

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  
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  
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  
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  
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  
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  
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  
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  
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  
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

季陵一傳  
班掾乘子  
長奪魄之  
處奮發自  
雄跨凌百  
代名曰班  
馬不虛耳

陵衛律皆待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  
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  
今俗所謂眼語者也。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  
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兩人皆胡服。椎結。師  
曰。結讀曰髻。一撮。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  
之。髻其形如椎。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  
築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  
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若  
師古曰。言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射以陵曰。  
甚勞苦。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母憂富



未路情景  
更使人低  
細欲絕

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  
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  
范蠡編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  
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陵曰丈夫  
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歿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  
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  
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  
侯服皮曰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  
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

遷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還至移中廐監  
師古曰移中廐名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

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

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

鞮音丁反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

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

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師古

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曰假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古



天下事往往在意度之外然不如此子卿何以自顯

曰募人以充士卒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及在道為月侯者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匈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侯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

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歿重負國欲自殺

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迺歿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

勝惠共止之虞常

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

訾曰臣瓚曰胡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師古曰言謀衛

重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

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

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燭火師古曰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



西漢第一  
沉人物不  
在壯烈而  
在深厚

有血性漢  
子絕其世  
諦中語

仲連談及  
亨醞梁王  
而新垣拜  
服不言帝  
秦武之罵  
律全在匈  
奴之禍從  
此始矣句  
以此一語  
降伏其心

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  
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  
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  
當歿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  
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  
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  
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  
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艸野誰復知之武不  
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  
復是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

畔主背親為降虜于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  
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  
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  
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  
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  
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絕不  
飲食師古曰飲音于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  
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壯羊也羝不當產乳故  
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丹烏



然後直詞  
唾罵字字  
心折不然  
高風峻節  
彼直視為  
譯謬耳

細

立功不足  
以報漢效  
足以報漢  
陵之局也  
不難于死  
而難于不  
死武之局  
也一得一

曰頭馬生角之比也既  
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  
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  
師古曰無  
人給飲之握野鼠去中實而

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  
草寔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  
是也少古草字去

謂藏之也杖漢節牧羊  
音丘呂反杖漢節牧羊臥起  
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

年單于弟于軒王弋射海上  
師古曰軒  
音居言反武能綱紡繳

樂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  
正弓弩也繳音研樂音警又音  
巨京反於軒

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  
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  
服匿如髡卜大腹  
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

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  
小石髡受二斗所曰服匿  
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王歿後  
人眾徙去其冬丁

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  
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  
初武與

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  
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

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  
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

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  
足下虚心欲相待終不

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  
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

奉車張晏曰從至雍棧陽宮  
扶輦下除張晏曰王扶

師古曰除謂觸柱折轅効大  
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

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  
土張晏曰官騎與黃門

駙馬爭船師古曰官騎宦者  
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

養馬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歿  
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

不得惶恐飲藥而歿來時  
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



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

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

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

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官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太初元年

更名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

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

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

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

墮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

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歿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

白子卿可  
天笑死  
際矣

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

師古曰分音決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罪今日之驩茲茲于前師古曰

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

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

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子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

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

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

里冬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于發人民屯區

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

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



道理貫心  
軒忠義填  
骨髓

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  
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  
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  
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  
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  
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  
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賞  
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  
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  
劇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

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  
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  
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  
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隕墜  
也音大回反陵  
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  
謂集聚也前  
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言其同于鬼物而故  
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武以始元六  
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  
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  
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  
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



武出使本  
揚中國威  
靈而粹有  
衛律一事  
被拘既十  
九年歸猶  
遣燕王且  
屠幾迷于  
武若武者  
可謂之數  
奇也

武歸後復  
歷變故而  
操行純備  
無有纖疵  
非熟于忠  
義者何以  
及此

老歸家賜錢八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芳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于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今上書告之大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師古曰寔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

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

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

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于此待詔也

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

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

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

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



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于麒麟閣。張晏曰武帝護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于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師古曰署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表也題也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頤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

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

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

亦重與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此于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

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

旬。及歿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



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師古曰：蹊，謂徑道也。

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招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

忌，自廣至陵，遂亾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蘇武曰：天子大將，龍節，持節，出使，節，符也。蘇武曰：天子大將，龍節，持節，出使，節，符也。蘇武曰：天子大將，龍節，持節，出使，節，符也。

蘇武曰：天子大將，龍節，持節，出使，節，符也。



